

馬列主義叢書之三

列寧著

帝國主義論

野畔書店出版

論 義 主 國 帝
著 寧 列

野 畊 書 店 出 版

上 海 新 開 路 一 〇 五 四 號

一 九 四 九 年 六 月

帝國主義論目次

- (一) 生產的集中和獨佔.....一
- (二) 銀行及其新的任務.....七
- (三) 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政治.....一六
- (四) 資本輸出.....二四
- (五) 資本家同盟間的分割世界.....二九
- (六) 列強間的分割世界.....三四
- (七) 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四〇
- (八) 寄生生活和資本主義的沒落.....五〇
- (九) 帝國主義之歷史的地位.....五九

帝國主義論

(一) 生產的集中和獨占

工業之異常的發展和生產的急速地向着日漸增大之企業集中的過程，乃是資本主義最顯著的一種特性。現代的產業表是提供了關於這個過程之最完全而又最精密的數字。

例如在德國，每一千個工業企業中，大企業、即擁有工銀勞働者五十人以上的企業，在一八八二年有三個，在一八九五年有六個，在一八九七年有九個。屬於這些大企業的勞働者，每百人中，占了二十二人，三十人，三十七人。但因大經營方面的勞働比較更是生產的，所以生產的集中比勞働者的集中要快得多。關於蒸汽機械和電力原動機的統計，便是證明了這件事。要是就德國稱爲廣義的工業來說，即把商業和交通機關都包含在內來說，便可知道以下的情勢。大經營是三、二六五、六二三中的三〇、五八八，即僅僅是百分之〇·九。牠們的勞働者是佔有一四四〇萬人中的五六〇萬人，即百分之三九五，蒸汽機關八八〇萬馬力中的六六〇萬馬力，即百分之七五，電力一五〇萬基羅瓦德中的一二〇萬基羅瓦德，即百分之八〇，是屬於大經營的。

企業的百分之一以下是使用了電力和蒸汽力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企業總數中佔了百分之九一的二一九七〇〇〇的小企業（使用勞働者五十人以上的企業），却僅僅使用了蒸汽力和電力的百分之七！幾千個大企業是擁有了一切，數百萬的小企業則一無所有。

使用勞働者一百人及一百人以上的經營，在德國，一九〇七年時有五八六個。勞働者總數中的十分之一（一三〇八萬）和蒸汽及電力總數中的三分之一（三二%）是屬於這些經營的。

貨幣資本和銀行，如後所說，更是加甚了少數大企業的這種優越。即數百萬小經營主、中經營主、以至大經營主的一部分，事實上完全隸屬於二三百個大富豪的金融資本家了。

在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着的一個國家，即在美國，生產的集中，特別猛烈。在美國，統計上，載有狹義的工業，經營是依每年生產物的價值量而被分類的。在一九〇四年，生產百萬美金及在此以上的最大企業有一九〇〇個（二一六、一八〇中的一、九〇〇個，即百分之〇・九），牠們的勞働者數是一四〇萬人（五五〇萬人中的一四〇萬人，即百分之二五・六），每年生產額是五六億美金（一四八億美金中的五十六億美金，即百分之三八）。在五年後的一九〇九年，和上列數字相對應的數字，企業是成爲三，〇六〇個（二六八、四九一中的三、〇六〇個，即百分之一・一），勞働者是成爲二百萬人（六六一萬中的二〇〇萬人，即百分之三〇・五），每年生產額是成爲九〇億美金（二〇七億美金中的九〇億美金，即百分之四三・八）了。

一國企業上全部生產額中的差不多一半，是在企業總數中百分之一的手中了！這三千個巨大的企業是包括了二五八個的產業部門。因此，很明顯的，集積達到了一定的發達階段，便自然而然引致了獨占。因爲數十個企業很容易達到相互的協調，他方面，競爭的困難，獨占的傾向是依企業規模的擴大而發生的。由競爭進到獨占的這個轉化，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中一個最最重要的現象——即使不是唯一的現象。所以我們把牠詳細地研究一下。不過，我們首先要掃除了一個可以發生的誤解。

美國的統計，載明在二百五十個產業部門方面，有三千個巨大的企業。好像對於每一個產業部門，

僅僅有十二個規模最大的企業。然而事實並不這樣。每個產業部門，不是都有大企業的。他方，企業結合，即種種產業部門的統一到一企業中，是資本主義達到了最高發達階段之最最重要的特性，但這個結合，或是代表把某種原料加工的各階段（例如由礦石溶成鑄鐵，由鑄鐵製成鋼鐵，更由鋼鐵製成各種完成品），有時又代表了相互併立而經營彼此補助之作業（例如廢物或副產物的加工、包裝品的生產等等）的產業部門。

希爾費丁【一】說，『企業結合是平均了好況和不況時的差異，因而對於結合了之企業的利潤率，給與了更大的安定。第二，企業結合是使商業有撤廢的可能。第三是使技術有改良的可能，因而比之純粹的（即沒有結合的）企業，有取得補助利潤的可能。第四，企業結合，使結合了之企業的地位，比「純粹」企業來得強固——即當原料品價值的降落比生產物價值的降落較為遲緩之大不況時代（事業的停滯、恐慌）的競爭戰中，增進了結合了之企業的力量。』

【一】希爾費丁——德國有名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和經濟學家。「金融資本論」和其他名作的著者。大戰中及大戰後，他做了獨立社會民主黨黨員。他是右翼的領袖。自該黨的大多數黨員做了共產黨黨員以後，他便成爲碩德曼主義者了。

正確地規定資本主義和新資本主義之決定的交替時期一事，在歐洲是有可能的。這個時期就是二十世紀的初頭。在關於『獨占成立』史的最新之一個綜合的著述中，有下列的說明。『我們可以從一八六〇年前的時代，引出資本主義獨占的各個例子，在這些獨占中，又能發見出現今所有那種形態的萌芽。然而所有這些，在加爾特爾說來，絕對是前史的時代。近代獨占的真正發端，至早是在八十年代。獨占之最初的大發展期，是由一八七〇年代產業之國際的衰落時所開始，一直達到一八九〇年代的初頭。』

『要是僅以歐洲的範圍爲問題而考察，則自由競爭發展的全盛期是一八六〇——七〇年代。當時，英國是告終了舊式資本主義組織的建設。在德國，這個舊式的資本主義組織，對於職人的手工業及家內工業作最後的鬥爭，而開始創立了獨立的生存形態。』『一個巨大的變化是從一八七三年的恐慌時開始的，或者更正確些說，是接續這個不況而起的，是從這個形成了二十二年間歐洲經濟史的不況時代——這個時期中，在一八〇年代的初頭，有些微的中斷，在一八八九年則有異常的、然而不是短時期的好況——所開始的。』『在一八八九——九〇年間短時期的好況時代，加爾特爾大大地被利用來左右市場。不聰明的政策，比之沒有加爾特爾的場合，更是急激地使物價騰貴。所有這些加爾特爾都陷入破產的墳墓而沒落了。此後雖經過了五年間的事業不振和物價低落，但支配產業界的空氣已和從前不同了。人人不認這個不好爲某種當然的事，反而在這個不況之中，見出了新的好況前的休息期。』

這樣，獨占歷史的基礎階段，可分爲下列三個。(一)一八六〇——一八七〇——這是自由競爭之最高的發展階段。在當時，獨占不過是在萌芽中。(二)在一八七三年的恐慌後，加爾特爾廣汎地發展，但這還是個例外而又不很鞏固的過渡現象。(三)十九世紀末的好況和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的恐慌，這時候，加爾特爾成了整個經濟生活的基礎。資本主義是轉化爲帝國主義了。

加爾特爾是協定了關於販賣條件、支付期限等方面的事。加爾特爾又替相互之間，分割了販賣領域，加爾特爾是規定了可以生產的生產物量，規定了價格。加爾特爾分配利潤於各個的企業間。

競爭是變爲獨占了。結果，形成生產社會化的巨大過程。技術上發明及改良的過程也是社會化了。

這是和爲了出賣給未知的市場而生產，彼此各不相知之舊企業家間的自由競爭，已經是完全相異了。在能够概略地算出一定國家，後來是多數國家，或是全世界的一切原料資源(例如含有鐵鏽的土地)

，集中是到達的了。不只是概略的算定，而且這些原料資源都被巨大的獨占團體所一手掌握。市場的範圍大體上是算定了，這個市場在協定之下，而被分割於這些團體之間。牠們獨占熟練工人的勞働力，僱傭優秀的技師，占領交通機關和交通路——美國的鐵道，歐美的汽船公司。帝國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完全地引致了生產上一切方面的社會化。這個階段中的資本主義是背叛了資本家的意志和意識，把牠們引入到一種新的社會的秩序，這個社會的秩序是由完全的自由競爭達到完全的社會化的過渡期。生產變為社會的生產，但占有依然是個人的占有。社會的生產手段依然是少數個人的私有財產。形式上被承認的所謂自由競爭這個制度依然存在，少數獨占者對於其餘人民的壓迫苛酷到了百倍以上，變成痛苦得不能忍受了。

德國的經濟學家克思納（F. Kautner）做了特殊的書，論述『加爾特爾和沒有參加加爾特爾之企業家的鬥爭』。他雖把這部書題名為『組織強制』，但在這部著作上所討論的是『強制對於獨占者同盟的隸屬』，只要一瞥獨占同盟者所利用之最新的、近代的、文明的『組織鬥爭』之手段的一覽表，便可得到多大的教訓（一）原料的奪取（……強制加入加爾特爾的最重要方法之一）。（二）由『同盟』以奪取勞働者（即資本家和勞働者團體結合起來，牠的結果，勞働者團體只有勞働於加爾特爾化的企業）。（三）運輸機關的奪取。（四）賤賂的奪取。（五）由排他的障壁以拘束購買者。（六）計劃的降低價格，以打破『非加入者』，即沒有隸屬於獨占者同盟的企業。這個場合，一時爲了在生產費以下出賣而支出了數百萬的金錢（在石腦油工業，價格會由四〇馬克降到了二二馬克，即差不多降低了一半！）。（七）信用的奪取。（八）宣言不合作。

小企業和大企業的競爭戰，技術落後和技術進步之企業間的競爭戰，在現今已是不存在了。不隸屬

於獨占者，不隸屬於獨占的壓迫及其專橫下者便被獨占者所絞殺。這個過程怎樣反映到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意識中。克思納說，『在純粹經濟活動的內部，發生了由舊式商人的活動而推移到組織的投機的活動。依據自己之技術的商業的經驗，最善於瞭解購買者的要求，發見潛在狀態中的需要，而且能够喚起這種需要的商人，不是最能收得成功的，具有投機的人才（!？）而能預測或豫感組織的發展，各個企業和銀行間之提攜的可能性者，才能收得最大的成功。』

獨占到處開拓道路，而且使用種種的方法，自支付穩和的賠償金，以至加美國式爆炸彈的威嚇於競爭者，以開展牠的進路。

說加爾特爾除去了競爭，這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鉤心鬥角想替資本主義作辯護的言論。恐慌沒有除去，產生於某種產業部門中的獨占，反而加強了資本主義生產全體所固有的混沌性。農業發展和工業發展間的不均衡——資本主義一般的特徵——是漸漸增大了。正如約特爾（Tietel）（他是做了部關於德國大銀行對於工業的關係方面最優秀的書）所說，最加爾特爾化了的所謂重工業，特別是煤炭業及鐵工業之特權的地位是在其餘的產業部門中，引起了『漸漸加甚的無計劃』。

澈底的資本主義擁護者里夫曼（Liefman）說，『國民經濟越是發達，牠越是漸漸變化為冒險的或對外的企業。牠變化為需要極長發展時期的企業，或變化為僅有地方意義的企業。』

這個危險的增大，結果是和所謂超越國境而流出、即流到國外之資本的非常增加相關聯的。同時，技術的急速進步是增大了混沌和恐慌，生產了國民經濟各個部分間的不均衡。里夫曼同時又說，『大概，人類在最近的將來，又要遇到影響及於國民經濟組織之技術方面的一大變革。』……如電力、航空。『由普通的常道說來，在這種經濟上根本起變化的時代，投機當然是大大發展了。』

一切種類的恐慌——最普通的是經濟恐慌，但恐慌不只以此為限——也是異常加甚了集中及獨占的傾向。我們知道，關於晚近獨占史上表演迴轉期作用之一九〇〇年恐慌的意義，約特爾下了個極有意思的考察。

「一九〇〇年的恐慌侵襲了主要產業部門的巨大企業，同時又侵襲具有舊組織——依今日的概念說來——的許多企業，即乘着好況的大波浪而勃興的「純粹」企業（沒有加入企業結合的企業）。價格的下落，需要的減少使這種「純粹」企業陷於悲慘的狀態。然而這個悲慘的狀態，對於結合了的巨大企業，或完全是沒有關係，或只在短時期影響到。結果，一九〇〇年的恐慌招致了和一八七三年的恐慌不能比較之許多產業的集中。一八七三年的恐慌雖也施行了企業的淘汰，但以當時技術的水準，並沒有使能够美滿地解決恐慌的企業採行獨占。至於今日的製鐵業及電氣業等巨大企業——此外如機械製造業、冶金工業的某部門、交通業和其他的企業也是一樣——，因了牠們那種十分複雜的技術，進步的組織，資本的力量，而形成了高度的獨占。」

獨占是資本主義發展之最近的階段。但如果忽略了銀行所表演的作用，那麼，我們對於近代的獨占之實力和意義所下的說明，便變得極不完全了。

——「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全集第十三卷，二四六——二五八頁——

（二）銀行及其新的任務

銀行的根本業務，就是支付的媒介。因此，銀行是使不活動的貨幣資本變為活動的資本，即收獲利

潤的資本，他是蒐集了一切的貨幣收入，一任資本家的處理。

隨着銀行事業的發展及其集中為少數的施設，銀行便由謙遜的媒介業者，一變而為有力的獨占主，他一方支配一切資本家及小經營主的全部貨幣資本，同時且管轄了當該國家或許多國家的大部分生產手段和原料資源。多數謙遜的媒介業者之這樣地變化為少數的獨占主，乃是資本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變化中之基本的過程。所以我們第一要論究錢行事業的集中。

在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各有各資本在百萬馬克以上的德國股份組織之全部銀行的存款，有七〇億馬克，在一九二一——一九一三年，這已是九八億馬克了。因此，在五年間有百分之四〇的增加。當時，在這個增加額二十八億馬克內，有二七億五千萬馬克是屬於資本在一千萬馬克以上之五七個銀行的。大銀行和小銀行間存款的分配狀況如下。

存款總額的百分率

一九〇七——〇八年	柏林九 大銀行	其餘四十八個有資本一千萬馬克以上的銀行	一一五個有資本百萬乃至一千萬馬克的銀行	資本百萬馬克以下的小銀行
四七%	四七%	三二·五%	一六·五%	四%
一九二一——一三年	柏林九 大銀行	其餘四十八個有資本一千萬馬克以上的銀行	一一五個有資本百萬乃至一千萬馬克的銀行	資本百萬馬克以下的小銀行
四九%	四九%	三六·〇%	一一·二%	三%

小銀行被大銀行所驅逐，大銀行中的九大銀行差不多集中了全部存款的一半。不過在這個場合，有種種的事情，例如許多的小銀行在事實上變化為大銀行的支店，還沒有注意到。關於這點，到後面再說。

在一九一三年末，格維尼（S. Gaevernis）以爲柏林九大銀行的存款，在存款總額約百億馬克中，占了五一億馬克。這位著作家不只計算到存款，而且考慮到全部銀行資本說，「一九〇九年時，柏林的九大銀行以及隸屬於牠們的銀行，一共管理了一三億馬克，即德國銀行資本總額的百分之八三。連隸屬於自己的銀行約共管理了三〇億馬克的德意志銀行，是和普魯士的國有鐵道局，共同成了舊世界最大而極地方分權的資本蒐集者。」

我們所以提起「隸屬」銀行，因爲這是和最近資本主義集積最主要的一種特性相關聯的。大企業，特別是銀行不只直接併吞小企業，而且因對於這些資本的「參與」，股券的承買或交換，債權關係的制度等等，使牠們附屬於自己，將牠們包攬而爲自己的集團，自己的「合同」（這是個專門的用語）。里夫曼教授做了部洋洋五百頁的大著作，以記述現代的「企業參與公司及金融公司」，可是不幸得很，在這部大著述上，他對於正確的材料，下了極少價值的觀察。這個「參與」制度在集中一點上，達到了怎樣的程度呢？關於這層，在對於德國大銀行最有研究之銀行「專門家」李薩爾的著述上，有了最好的說明。不過我們在說李薩爾的資料以前，須引用參與制度之一的具體例子。

德意志銀行的「集團」，即不是德國最大的銀行團之一，也不失爲最大的銀行團。爲了說明共同結合這個銀行團中全部銀行的重要線索，特把「參與」分成第一、第二、第三等三個等級。即把小銀行對於德意志銀行的隸屬分爲第一、第二、第三等三個等級，這樣，可得下列的圖表。

德意志銀行的參與

第一等級的參與

第二等級的參與

第三等級的參與

永續的參與	參與十七銀行	其中九銀行又參與三四銀行	其中四銀行又參與七銀行
一定期限的參與	參與五銀行		
時有時無的參與	參與八銀行	其中五銀行又參與一四銀行	其中二銀行又參與二銀行
總計	參與三〇銀行	其中一四銀行又參與四八銀行	其中六銀行又參與九銀行

在『第一等級的參與』的八銀行中，有三個是外國銀行。即一個奧國銀行（維也納銀行同盟）和兩個俄國銀行（西伯利亞商業銀行和俄國對外貿易銀行）。在德意志銀行團下，總計直接的或間接的，全體的或部分的參加了八十七個銀行。這個銀行團所支配的資本總額，達到了二十億乃至三十億馬克。

統率這種『合同』的銀行，而且爲了經營國債等特別有利的金融業務和其他不劣於自己的五六個銀行結立協定的大銀行，那已經脫離『媒介業者』的任務，而變化爲少數獨占主的團結了。在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頭，德國銀行的集中以怎樣的速度而進行的呢？關於這層，只要一看李薩爾所引用的簡要數字，就可明白了。

柏林六大銀行的勢力

年次	德國國內支店數	貯蓄銀行及匯兌銀行	對於德國股份銀行之永續的參與	總計
一八九五	一六	一四	一	四二

一九〇〇	一一一	四〇	八	八〇
一九一	一〇四	二七六	六三	四五〇

我們由此見到網羅全國、集中一切資本和貨幣收入、將數千個分散的經濟變為單一的全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其次且又變為世界的資本主義經濟之稠密的銀行網是怎樣的急速地生長了。格維尼代表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在前揭的引用文中所說的『地方分權』，在事實上是使大部分向來比較獨占的經濟單位，或更正確些說，是限於地方的經濟單位，漸漸隸屬於單一的中心體。即在事實上，這種地方分權，就是中央集權，就是加強了巨大獨占的任務、其意義及其權力。

在舊資本主義國家，這個『銀行網』更是稠密。在愛爾蘭也加入在內的英國，全部銀行的支店數於一九一〇年時，計有七千一百五十一個。各自有支店四百以上（四四七至六三八）的大銀行的四個，其次，有支店二百以上者有四個，有一百以上者有十一個。

在銀行和工業間的密切連繫方面，恐怕最能明白表現出銀行的新任務。要是銀行僅僅替一定的企業家兌換支票、管理會計，那麼，這種活動，從個別的見地說，絕不傷害企業家的獨立性，銀行也沒有超越了所謂媒介業者這個謙遜的任務。但是這個活動到了屢屢反覆而固定化時，銀行把莫大的資本蒐集到自己的掌中時，因對於某種企業管理會計而使銀行——這是事實上發生了的事——漸漸詳細漸漸完全知悉那個企業之顧客的經濟狀況時，牠的結果，工業資本家是漸漸完全地隸屬於銀行了。

同時，又發展了最大商工業上企業和銀行間的所謂人的結合。即由銀行的經事人所有商工企業的股份和加入商工企業董事會（或管理部）或由相反的方法，而發展着兩者間的融合。德國的經濟學家約特

爾 (Jeil's) 對於資本及企業的這種集中，蒐集了最詳細的材料。因此，柏林最大的六大銀行有牠們自己的理事員在三百四十四個的工業公司中當代表，又有牠們自己的人员在另外四百零七個公司中當董事，總計在七百五十一個公司中，牠們是有代表的。這六個柏林的大銀行在二百八十九個公司中；常常各有二名的董事，有時且占有了董事會會長的地位。在這些商工業公司中，有非常雜多的產業部門。即保險、運輸、茶館、劇場、工藝美術等等。一方，這六大銀行的董事會議中（一九一〇年時），也有五十一位的最大工業家，其中有克虜伯 (Krupp) 公司的經理，漢堡亞美利加 (Hamburg-America) 大輪船公司的經理等等。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〇年，這六大銀行各各參與發行數百個工業公司，即自二八一至四一九個工業公司的股票。

工業和銀行的『人的結合』更被公司和政府的『人的結合』所補足。約特爾說，『董事會董事的地位，任意結與了知名的人士。又因在和政府交涉時，要取得多大便利（!），把這種地位給與了做過官吏的人。』……『在大銀行的董事會中，常常有國會議員或柏林市議會議員。』

因此，所謂大資本主義獨占的完成和擴張，是以巨大的速度，進行者一切『自然』的道路及『超自然』的道路。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數百個金融王間，體系地形成了一定的分業。

斯蒂斯 (Osker Stilleh) 說，『各國大產業家之活動範圍的這個擴大（參加銀行的管理部等等）和委任地方的銀行經理管理特殊的一定的工業地方，使大銀行的指導者漸漸成爲特殊營業部門的專門家。在大規模銀行企業之下，特別在銀行和工業間大規模的連繫之下，始能考察這樣的專門化。這種分業是對着兩個方向進行的。即在一方，和工業全體的交涉是成爲專門的工作，被委給了經理員中的一人，他方，各經理員則担任監督在職業或利害關係上相互接近的各個企業、或企業團。』（資本主義已經生

長到有機的監督各個的企業)……『德國的工業，甚至常常是西部德國的工業在一位經理人的專門管轄之下。』(西部德國是德國中工業最興盛的部分)『至關於國家及外國工業的各種關係，關於工業人事的報告、交易所事務等等，則為別個經理人的專門任務。此外，各個經理人又担任管理特別的地域或特別的產業部門。即有的活動於電氣公司的董事會，有的活動於化學工場、釀油工場或砂糖工場，有的則參加孤立企業和保險公司的董事會。……總之，在大銀行方面，植着銀行業務的規模日大，幹部間的分業也便漸漸增多，這個就幹部等方面說，是使他們相當的超越了銀行業務，對於工業上的一般問題及工業上各個部門的特殊問題，養成了進一步的判斷力，很澈底的明白了牠的旨趣，使他們準備活動於銀行勢力範圍下的工業方面。這個銀行制度是由努力選出通曉工業事項的人物、企業家、特別是供職於鐵道局、鑛山局的舊官吏到銀行的董事會中來補足。』

在法國的銀行事業方面，也有同一種類的設施，不過形式上略有相異罷了。例如法國的最大銀行之一的里昂信託公司(Credit Lyonnais)組織了特別的『金融研究所』。在那里，常常有五十人以上的人士、統計學者、經濟學者、法律家等等活動着。這個研究所的費用每年有六十萬佛郎至七十萬佛郎。研究所各分爲八課，第一課是收集特別關於工業企業的知識，第二課是研究一般的統計，第三課是研究鐵道公司和輪船公司，第四課是研究公債，第五課是研究金融調查。

結果，在一方，發生了銀行資本和工業資本間緊密的融合，或如布哈林所說兩者的『合生』，在他方，銀行是生長而爲有『普遍性質』的機關了。我們認爲在這里有引用約特爾關於這個問題所說之話的必要，因爲他在這方面比誰都有研究。他說，『在總體上觀察和工業間的各種連繫，結果，可以知道活動於工業的金融機關之普遍的性質。反乎銀行爲了不喪失在牠腳下的地盤，必須專門地從事一定的領域

或事業。這種在經濟文獻上屢屢說起的要求，又反乎其他種類的銀行形態，大銀行是盡可能地努力造成不同的多方面的工業關係，而且注意排除不均現象，這些不均現象可由某個銀行的歷史過程中看出，可由地域間及產業部門間的資本分配中看出。『一種傾向是企圖使得和工業的連繫成爲一般現象的傾向，另一種傾向是使這個連繫變得堅固而強大的傾向。這兩個傾向，已經以顯著而且同樣的程度，被實現於六大銀行中，只是不很完全罷了。』

商工界方面對於銀行的『恐怖主義』，因此常常發出怨言。如下例如示，種種的大銀行指揮了一切，所以這樣的怨言，也是當然的。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所謂柏林的D銀行之一（柏林四大銀行的名稱都是以D字打頭的），對着北西中德國水門汀辛狄克的管理部，發送了下列的信。『本月十八日，據你們在報上所發表的消息，在下月三十日所成立的貴辛狄克股東大會上，將通過一個議案，預備在貴企業有所變更。我們認爲這種變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們十分抱歉，我們不得已要中止你們向來所有的信用了……但要是在那個大會上，不通過爲我們所不能接受的議決案，而且對於將來在這一方面能給我們以相當的保證，那麼，我們很願意準備對你們開始商議新的信用。』

從本質上說，這是小資本對於大資本壓迫的怨言，不過在這個場合，一個好好的辛狄克是陷入了『小』資本的部類中。小資本和大資本間鬥爭在較高的新發展階段上再興了。很明白的，有數十億資本之大銀行的企業，是以和向來的手段完全不能比較的手段，促進了技術的進步。例如銀行是設立了特別的技術研究團體。各種研究的結果，不用說是僅僅被有『親類』關係的工業企業所利用。『電氣鐵道問題研究會』、『中央科學技術研究所』等等便是屬於這一類。

就是大銀行的經理本身，也不能不見到在國民經濟方面是發生新關係了，但他們對於這事，不能有